



甦醒在 衝突之地

前南斯拉夫分裂之三——科索沃篇

在衝突纏繞的科索沃北部，連結此方與彼岸的橋
卻是牢不可破的高牆，分隔阿爾巴尼亞與塞爾維亞兩族群
從戰爭的瓦礫中甦醒，獨立的科索沃能否跨越障礙，向前邁進？





兩位塞爾維亞族民眾眺望伊巴爾河南岸的阿爾巴尼亞族區，這條橫貫米特羅維察的河，

也是兩族群的分界線。

撰文/張子午(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張雍(經典雜誌特約攝影)

科索沃北部的城市——米特羅維察(Mitrovica)，像深深刺進手指、拔不出來的竹屑，為整個地區傳來陣陣刺痛。

這是一座分裂的城市，賽爾維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分居伊巴爾(Ibar)河北南兩岸，老死不相往來。但不像以色列築起高牆隔絕巴勒斯坦人，而是橫跨河上的橋——本當是連結與交流的載體，弔詭地隔離兩個族群。

「你是外國人，走過去沒問題，我是絕對不走的。」菲利浦苦笑著說。今年剛要升大四的他，一生中僅去過河的南岸三次。「我沒有任何阿爾巴尼亞朋友，這邊的一切都和對岸沒有關係。」他補充道。

最遙遠的橋

一排半人高的土堆像戰地工事般擋住橋的入口，若不是菲利浦再三保證，無論如何我都不覺得可以走上去。他口中的「對岸」，是科索沃大部分「國民」——阿爾巴尼亞人——的區域，「這邊」則是賽爾維亞人死守的家園。

土牆在三年前築起，而在過去十幾年來，兩岸青少年互扔石頭、各有傷亡的報復性攻擊、各自的巡守隊在橋邊巡邏等零星衝突不斷。

小心翼翼走上土堆旁的人行步道，大白天下，像是來到另一個空間，沒有人車聲的橋面安靜異常，聯合國科索沃特派團(UNMIK)、北約科索沃維和部隊

(KFOR)的軍車與全副武裝士兵像紀念碑一般，佇立在橋中央以及南側阿爾巴尼亞人的區域。跟基隆河濱公園彩虹橋差不多的距離，是當地人到達不了的彼岸，最遙遠的橋。

一九九九年北約介入，結束科索沃戰爭，成千上萬被賽爾維亞軍隊驅離的阿爾巴尼亞人回到科索沃，並進而在二〇〇八年成為世界上最新獨立的國家，但是科索沃北部賽爾維亞人居多的區域，卻爭議與衝突不斷。

直到現在，賽爾維亞仍聲稱擁有此地的主權。二〇一一年時科索沃警察進入北邊，試圖直接掌控邊界，當地賽爾維亞人則以路障阻擋與石塊回擊，形成新一輪的民族衝突。

街上的塗鴉到處是大大的一三八九字樣與中世紀戰士如天使的身影，當地人以這個賽爾維亞人民心中永遠的痛與驕傲，來宣示死守「自己」土地的決心。

難以想像，超過六世紀的歷史仍鮮活地存在人們的心中，對於身在首都貝爾格勒的賽爾維亞人而言，科索沃是遙遠的精神原鄉，但對米特羅維察的同胞來說，這裡是真實存在的家園，他們就在這段歷史中間呼吸著。

「柯索沃戰役是每個塞爾維亞人的一部分，尤其現在經濟情況很不好，許多年輕人更是從這段歷史中尋求慰藉。」菲利浦說。「雖敗猶榮」，是我們耳熟能詳也會遇到的情況，可是世界上大概找不出其他民族將這樣的精神推到如此極致。

但是，形勢比人強，由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凱瑟琳・艾希頓

(Catherine Ashton)居間協調多次的賽爾維亞/科索沃談判，最終於四月十九日在布魯塞爾獲得「歷史性」的進展，自始至終堅決不承認科索沃獨立的賽爾維亞，破天荒地接受了許多妥協的條件，試圖步向雙邊關係「正常化」。

牌桌上的籌碼

可想而知，一切皆是為了加入歐盟。

其中一項重大妥協，就包括米特羅維察的地位。直到現在，它還是直接屬於賽爾維亞，享有中央的補助以及所有與賽爾維亞人等同的保障。但根據新的布魯塞爾協定，米特羅維察即將脫離賽爾維亞，成為科索沃的一部分，僅由當地塞族人自治。承認科索沃中央政府的主權，形同間接承認科索沃的獨立地位。

這裡的人們覺得徹底被出賣了，瞬間明白自己成了歐盟牌桌上的籌碼。雖然可以有自己的行政、警察等管理系統，但他們的中央政府已不是賽爾維亞的貝爾格勒，而是科索沃的普里什蒂納，「比如法院體系，我們雖然有地方法院，但最高法院卻是阿爾巴尼亞人的，叫我們如何能相信未來的公平公正？」科索沃賽爾維亞民族議會發言人尼哥耶維奇(Rade Negojevic)說。

「就像你手邊的這隻錄音筆，我說我們來達成協議，我分機器你分電池如何？」他激動地舉例，就像自己的東西活生生被別人搶走，荒謬至極，絕不能退讓半步。

「媒體傳達出去的訊息，好像大眾都已接受此協議，無視我們真正住在這裡居民的聲音，從我出生至今，從沒見過



戰火方熾的一九九九年一月，塞爾維亞中央政府軍進入科索沃北部米特洛維察一帶，準備對科索沃解放軍發起攻勢。

(圖片/達志影像/AP)





這等荒謬的事。」在南斯拉夫時代就擔任政治記者，並無懼與共黨高層衝撞的他，對當今媒體昧於「真相」感到十分氣憤。

初抵北邊的城市時，就發現旅館內不時有三三兩兩扛著攝影器材的男子進進出出，直到經過一群人簇擁的街道外，經我一問，菲利普才猛然想起什麼似地說，「我差點忘了，你來的時機真巧，現在總理正在裡面和我們的地方政府官員座談。因為當地居民都不滿布魯塞爾協定，他來這邊試圖溝通說服。」

聽說昨天還是大太陽，現在淒風苦雨，氣溫降到十度以下，河北邊的城市凝重地傾聽自己的未來，並奮力頑抗。

街道另一頭，人們圍著咖啡館外的電視聚精會神地觀看會談的實況轉播，「你棄我們的同胞、任由我們的兄弟姐妹(在異族人中)流血！」菲利浦為我翻譯著當地政治人物激昂的言語，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在需要的場合，都不吝於展現優異的煽動力。

「老實說，不管我們怎麼不情願，十幾年過去了，這協議對我們已經是最好的時機。它不完美，但我們沒有別的路了。」菲利浦說。

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文化搖籃，佩奇的修道院為最神聖核心(右圖)；塞族在北部設立巡邏哨，宣示掌控此地的決心(左圖)。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再看到賽爾維亞人重回到科索沃的土地上，我們保證不會報復阿爾巴尼亞人。」尼哥耶維奇說。

在無奈與憤懣之間，在屈服現實與熱血攻心之間，在年輕人與老一輩人之間，北米特羅維察像是一座遺落在時間與地理邊緣的城，不安地擺盪著。

往前掙扎的新國家

當北方的賽爾維亞人不甘地緊抓眼看即將失去的承諾時，這個國家的「主人」，也在重重困難中往前掙扎。

地上大規模鋪設新的磚塊、空中突起新建的樓房、無秩序的車陣中捲起陣陣煙塵……，從外觀上看，科索沃的首都普里什蒂納像是一個巨大的工地或第三世界的小鎮，但是街上擦肩而過的，卻非破落潦倒的臉孔，反而是一群群朝氣蓬勃、精心打扮的年輕人。

科索沃是歐洲最年輕的國家，指的不僅是二〇〇八年才立國的事實，更反映在人口的年齡結構：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在三十歲以下。它也是整個巴爾幹最窮困的地區，自前南斯拉夫時期至今依然如此，官方統計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但非官方統計則遠高於此。至今國內經濟仍主要依賴小型的家庭式企



業，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雖然其獨立地位已獲得全世界包括台灣在內的一〇二個國家承認，但諸如俄羅斯、中國、西班牙等內部存在著分離運動的國家，至今仍堅拒承認。尤以充滿歷史糾葛的隔鄰賽爾維亞為最，並在實際的層面上處處掣肘。

科索沃至今沒有自己的國碼，必須租用摩納哥的國際碼「三七七」；科索沃的民航機不能飛越賽爾維亞領空，常使得飛行時間更長，票價更貴；五十二公斤以上級世界排名第一的女性柔道好手卡曼蒂(Majlinda Kelmendi)不能代表科索沃參加奧運，只能以阿爾巴尼亞的名義參賽，這也是賽爾維亞干預的結果。

「今年四月在斯洛維尼亞舉辦的東南歐文化部長會議中，我們的部長克拉斯尼奇(Memli Krasniqi)公開呼籲塞爾維亞政府應該歸還一九九九年從科索沃博物館拿走的一千兩百件文物，部長致詞時，賽爾維亞代表竟直接離席。」科索沃文化、青年與體育部資政珊蒂(Jehona Shyti)說。「在國際上，我們還是處於孤立的處境，感受到深刻的歧視。」她補充道。

「由罪犯及恐怖分子控制的國度！」這是大部分賽爾維亞人對科索沃的唯一形容。除了政府高官與走私等組織犯罪牽扯不清的相關背景，ICTY前檢察官卡拉·德爾蓬特(Carla Del Ponte)在《獵捕：我和戰犯們》(The Hunt: Me and War criminals)一書中，甚至披露了科索沃解放軍(KLA)盜賣賽爾維亞俘虜人體器官的疑雲，而包括現任總理哈辛·塔

奇(Hasim Thaci)等領導階層，都是當年科索沃解放軍的領袖。

在衝突動亂從不缺席的巴爾幹地區，科索沃是一團持續燃燒的火焰，遠在九〇年代內戰爆發以前，就被點燃；而當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的破壞告一段落，戰爭才正要開始延燒到科索沃，雖然經過頑強抵抗與國際介入獲致和平，至今餘焰猶未熄滅。

擺在眼前的現實議題：領土與主權，混合著訴諸情感的歷史與傳說，造就了此地複雜難解的糾葛。對塞爾維亞人而言，這裡是民族的根源，榮辱集於一身的聖地，至今還遺留多座最重要的塞爾維亞東正教教堂；但時移事往，當十四世紀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大半個巴爾幹半島後，大批信仰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從多山地區移入這片平原，科索沃的人口結構就徹底地轉變了。

到底誰才是土地的主人？歷史的詮釋屬於握有權力者那方。

前南斯拉夫由六個共和國、二個自治省組成，科索沃雖不具共和國地位，卻是兩個自治省之一，另一個賽爾維亞北部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直到現在都還維持自治省的地位。在南斯拉夫解體前夕，科索沃的少數賽裔與多數阿裔間的矛盾，成為時任賽爾維亞總理的米洛塞維奇操弄極端民族主義的開端。

一九八九年米洛塞維奇來到科索沃古戰場，發表了一場著名演講，紀念六百年前的一三八九年，賽爾維亞軍隊在此力抗土耳其的慘烈戰役。他揮動民族主義的大纛，並召喚出少數塞裔在此的不安與恐懼，神話、歷史、現實，混淆了



普里卡茲(Prekaz)的紀念園區曾經發生重大戰役，許多民眾來此悼念一九九八年在此被塞軍殺害的科索沃解放軍及無辜老幼。

遺留的車輛殘骸，要人不忘戰火無情。普里卡茲居民展開新生活，蓋起新房舍。

彼此的界線，攪成一團狂熱的情緒。而這股極端的情緒就成為政治人物擴張權力、改變現實最有力的武器。

一瞬間，科索沃不但被取消自治省的地位，行政當局並全數被塞爾維亞人取代，官方語言也從阿爾巴尼亞語換成賽爾維亞語。而當時阿爾巴尼亞人占科索沃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賽爾維亞人只占百分之八。

看到科索沃被塞爾維亞主導的中央政府橫暴地介入奪權，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因此寢食難安，並像連鎖反應一般，紛紛欲尋求獨立，也才有了橫貫整個一九九〇年代的內戰。

這個引爆內戰的導火線，直到九〇年代後半，才真正引火上身。而發生在波士尼亞穆斯林身上的種種災難，像是歷史重現般，數十萬阿爾巴尼亞人被賽爾維亞軍隊屠殺、驅趕、流離失所。

「現在人們只注意自己的事，忘記了那段艱苦的日子，這很丟臉。」任職於外交部的薩瑪吉利說。在那段賽爾維亞軍隊大舉進城、鄰居不是逃離便是被驅趕的日子裡，他們全家因為曾祖母癱瘓，躲在地下室七十八天，只能利用晚上偷偷出來到其他鄰居家找食物。

「我看到鄰居紛紛從屋裡出來，或許民兵以為整棟公寓都已淨空，沒有入屋內搜索，我們才得以幸運地躲起來。大部分的人必須走到火車站，男女分



開，像動物一樣被送上火車，穿過邊界載到馬其頓的難民營，許多人在路上被殺。」薩瑪吉利平靜述說著曾經發生在這座城市的居民身上的事，像是一個遙遠的回憶。

波士尼亞的血淚未乾，為了不重蹈此前未積極介入而發生的人道危機，美國與北約大規模地轟炸塞爾維亞軍事設施，明白宣示立場，迫使塞爾維亞終結科索沃的烽火。

然而，關於戰爭的種種並不遙遠，它化作堅實的形體留存至今，叫人無法迴避。仍有成千上萬的地雷與未爆彈散布在科索沃，等待被清除。

「有時候甚至就在主要幹道旁！」

HALO基金會專案經理貝里夏說。從一九九九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這個專門清除戰爭遺留地雷與未爆彈的國際人道組織，就開始與全世界各地的援助團體在科索沃執行清除工作。

無法迴避的遺產

「地雷最密集的區域都集中在阿爾巴尼亞與馬其頓邊界，大多由南斯拉夫政府軍在一九九八到一九九九年之間埋設，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阿爾巴尼亞援助科索沃解放軍，以及阻止北約部隊從馬其頓進入科索沃。」貝里夏解釋。

經過國際組織密集的清除作業，二〇〇一年聯合國宣布科索沃的地雷與未爆彈威脅已降低，當所有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撤走後，卻不幸發生多起民眾誤觸地雷意外，使得HALO再次回到科索沃，與科索沃安全部隊(KSF)一起合作，朝向「無雷家園」的目標邁進。

除了地雷，會造成大規模破壞、一百多個國家現已明令禁止使用的子母彈(集束炸彈)，是另一個嚴重的潛在威脅。

一九九九年北約對前南斯拉夫政府軍在科索沃的三百三十三處軍事目標進行持續七十八天的轟炸，共丟下一千三百九十二枚子母彈，而這些母彈又釋放出近三十萬枚BLU-97小炸彈，其中約兩成未引爆，就此留在人們的花園、耕地、樹林裡。

這些未爆彈不只威脅人類生命，更阻斷居民賴以維生的經濟活動，農人無法到田裡耕作、牧人不能到傳統的牧場放牧、孩子更失去在野地裡奔馳的自由。

從以下怵目驚心的數字，可以清楚



地雷與未爆彈是戰爭留給科索沃的龐

大「遺產」，HALO基金會的成員持續在科索沃中部的杜赫進行掃雷任務。

見到科索沃戰爭為這片土地帶來的龐大「遺產」：從一九九九年至二〇一三年三月的統計，HALO共計清除了七十二公頃的雷區、一三〇五公頃的子母彈區，銷毀四五一五枚地雷、五〇七五枚子母彈，以及二八九四五件對人類生命財產有威脅的軍械零件。

「我們還是不時地想起戰爭，一萬人喪生、三到五千人失蹤、許多婦女被強暴，但愛國意識與民族認同已經轉化為對政府貪腐等議題的不滿，最近一次的大規模街頭抗議已非關塞爾維亞，而是關於服務低落卻不斷漲價的電費。」巴爾幹調查採訪網絡(Balka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twork)科索沃地區總監吉

網路流動散布，使得科索沃的公民意識有崛起之勢，甚至在整個巴爾幹地區相對較強。同時也經營網路新聞平台的吉塔·薩拉發現，網站的受歡迎程度已日漸超越電視節目。

「從最近的調查發現，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很少看電視，沒有受到那些由當權者、資本家掌握的電視頻道，而是從多元管道吸收資訊，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思考。」吉塔·薩拉提到。

儘管年方五歲的國家內部就跟外頭的街道一樣煙塵漫天，處處是興建中的雜亂工地，然而年輕的國民卻仍舊充滿活力地面對生活，與困守在歷史輝煌與失落的賽爾維亞呈現強烈對比。

科索沃解放軍在戰爭期間與塞軍發生激烈對抗，首都的陣亡領袖雕像(上圖)與普里卡茲的紀念館(下圖)，是建構民族認同的重要象徵。

塔·薩拉(Jeta Xharra)說。

年輕的動力

她曾於科索沃戰爭期間為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在第一線報導戰地新聞，現在致力以媒體的力量監督政治人物與政府政策。在市長大選期間製作主持的節目，因勇於揭露參選者弊端，獲得廣泛的迴響，創下科索沃有史以來電視收視率最高的紀錄。

雖然國家的一切都還在起步階段，媒體卻充滿活力與衝勁，並不是因為科索沃擁有較高的新聞自由(據自由之家二〇一三年統計，科索沃的新聞自由僅排名全球第九十七)，而是年輕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訊息與意見往往快速藉

跟吉塔·薩拉一樣，自獨立以來，大批年輕人回到這片受創的土地參與創建國家。薩瑪吉利也是其中之一，戰後他分別在紐西蘭、英美、比利時等地留學，目前任職剛成立五年的外交部。

「媒體多喜歡報導衝突，我們呈現出來的形象很不好，多被描繪成貧窮的罪犯，就像你為何來此，而不是去美國或日本。」邊吃著午餐的三明治，他感嘆地說，「但我們很年輕，也很努力，有工資便宜的勞動力，需要更多國外的投資發展。」

這個國家從裡到外的一切，都是大量「國外」斧鑿痕跡。戰後的科索沃百廢待舉，政府部門、軍警系統都是在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



的託管下運作。儘管在獨立後，權力已逐步轉移給本地阿爾巴尼亞人的政府，但仍有一支歐盟法治特派團(EULEX)協助並監管警政與司法事務，目前共有三千兩百名來自世界各國的聯合警察及司法人員派駐當地。

獨立的基礎

「一九八九年以前，科索沃其實已經是個國家了。我們有經驗，不是從零開始。」對薩瑪吉利以及很多阿爾巴尼亞人而言，科索沃的獨立，並非如外人所想純粹依賴外力援助。

在前南斯拉夫時代，科索沃有自己的政府、議會，可以與其他國家簽署備忘錄，甚至有權力否決中央政府的決策。

「當賽爾維亞中央政府將阿爾巴尼亞人驅逐出公共場域，我們轉為在私人空間繼續民族教育與組織運作，成為台面下的『國中之國』。」薩瑪吉利說。

由此累積而來的基礎，使得部分民眾仍對科索沃的獨立現況有很大的疑慮，愈來愈多民眾不滿並擔心國際介入將使科索沃無法成為一個正常發展的獨立國家。這股聲音匯整為一個名為「自決」(Vetevendosje!)的團體，以反對一切國際干預為訴求，時常號召民眾上街頭抗議，並在國會占有一定席位，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民間力量。

眼看兩個過往的死敵在歐盟大家庭的影子下，面帶愉快的笑容握手和談，歷史的弔詭真是莫此為甚。如何能在妥協中確立雙邊對等的關係，是平息衝突餘燼的關鍵，綿延了數世紀的巴爾幹衝突大戲，也才有可能和平落幕。



科索沃南部的普里茲倫曾是中世紀塞爾

維亞王國首都，被土耳其人征服後，大批阿爾巴尼亞人移入，就此埋下族群衝突的遠因。